

新陆诗丛·外国卷

R. M. Rilke

Duineser Elegien

杜伊诺哀歌

[奥] 里尔克 著 林克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R. M. Rilke

Duineser Elegien

杜伊诺哀歌

[奥] 里尔克 著 林克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伊诺哀歌 / (奥) 里尔克著 ; 林克译.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7
(新陆诗丛. 外国卷)
ISBN 978-7-5624-9257-3
I. ① 杜… II. ① 里… ② 林… III. ① 诗集-奥地利-
现代 IV. ① 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8703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杜伊诺哀歌

duyinuo aige

[奥] 里尔克 著

林克 译

责任编辑 江 汀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9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257-3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杜伊诺哀歌

哀歌之一 _3

哀歌之二 _9

哀歌之三 _14

哀歌之四 _20

哀歌之五 _25

哀歌之六 _32

哀歌之七 _35

哀歌之八 _41

哀歌之九 _46

哀歌之十 _51

附录

里尔克书信四封 _61

《杜伊诺哀歌》概述 _74

《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概念 _78

里尔克的宗教观 _107

杜伊诺哀歌

(1912—1922)

出自侯爵夫人

玛丽·封·图恩与塔克西斯-霍恩洛厄的财富

哀歌之一

究竟有谁在天使的阵营倾听，倘若我呼喊？

甚至设想，一位天使突然攫住我的心：

他更强悍的存在令我晕厥，因为美无非是

可怕之物的开端，我们尚可承受，

我们如此欣赏它，因为它泰然自若，

不屑于毁灭我们。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

所以我抑制自己，咽下阴暗悲泣的召唤。

啊，我们究竟能够求靠谁？天使不行，

人也不行，机灵的动物已经察觉，

在这个被人阐释的世界，我们的栖居

不太可靠。也许有一棵树为我们留在山坡，

我们每天看见它；昨天的街道

为我们留驻，一个习惯养成忠诚，

它喜欢我们这里，于是留下来不曾离去。

哦，还有黑夜，黑夜，当携满宇宙空间的风
耗蚀着我们的脸庞——，夜岂不留驻人寰，
让人渴望，又令人略感失望，
哪一颗心不是艰难地面临它。恋人会轻松一些？
啊，他们不过相互掩蔽他们的命运。

你难道还不相信？那就从怀中抛出虚空，
抛向我们呼吸的空间；或许飞鸟
以更内向的飞翔感觉到更辽阔的天空。

是的，春天大概需要你。某些星辰
大概要求你察觉它们。从逝去的事物
曾经涌起一朵波浪，或者当你路过
敞开的窗门，一阵琴声悠悠传来。
这一切皆是使命。但你是否完成？
你不是始终分心于期望，仿佛一切
向你预示了一个爱人的来临？
(你让她何处藏身，既然伟大而陌生的思想
在你身上进进出出，时常留在夜里。)

倘若渴望爱情，你就歌唱恋人吧！
她们闻名的情感远未达到不朽。
那些被遗弃的恋人，你几乎妒忌她们，
似乎她们比被满足者爱得更深。
始终重新开始不可企及的赞美吧，
你想：英雄与世长存，纵使毁灭
也只是他存在的凭借：最终的诞生。
衰竭的大自然却将恋人收回自身，
仿佛没有力量，再次完成这种业绩。
你对加斯帕拉·斯坦帕究竟有过
足够的思考吗，以这个恋人为典范，
某个少女也会因爱人的离去
有此感觉：我可能像她那样？
难道这些最古老的痛苦竟不能
让我们开窍？难道这个时刻依然遥远，
我们在相爱中相互解放，震颤地经受：
就像箭经受弦，以便满蓄的离弦之箭
比自身更多地存在。因为无处留驻。

声音，声音。听呀，我的心，
这种倾听非圣者莫属：强大的呼声
从大地拾起他们；可他们继续跪着，
不可思议，他们不曾留心于此：
他们就这样倾听。这绝不是说，
你能承受上帝的声音。但倾听吹拂之物吧，
不绝如缕的信息产生于寂静。
此刻，它从那些年轻的死者向你传来。
不管你走进哪座教堂，在那不勒斯，
在罗马，他们的命运不曾向你静静诉说？
或者一段碑文对你有所寄托，
你觉得崇高，譬如在圣玛利亚·福莫萨
刚刚见到的墓碑。他们有何企求？
我应当轻轻抹去这不合理的假象，
有些时候，它稍稍妨碍了
他们的灵魂的纯粹运动。

诚然这很奇异，不再栖居于大地，
不再练习几乎学成的风俗，不再赋予
玫瑰，以及其他独特允诺的事物
人类未来的意义；不再是人们从前所是，
在无限恐惧的手掌之中；甚至抛弃
自己的姓名，像抛弃一个破烂的玩具。
这很奇异，不再寄予期望。这很奇异，
目睹一切相关的事物在空间
如此松散地漂浮。死之存在是艰难的，
犹须太多弥补，以致人们渐渐感觉到
一丝永恒。——可是一切生者
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太严于区分。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
生者之间，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那些早早离去的人终归不再需要我们，

人们轻柔地断离尘世，就像人们
平和地脱离母亲的乳房。可是我们，
我们需要如此伟大的秘密，极乐的进步
常常发源于我们的悲哀——没有他们
我们能够存在吗？这个神话并非无益：
在利诺斯的哀悼声中，第一声无畏的音乐
曾经穿透枯萎的僵化；在被震惊的空间——
一位酷似神的少年突然永远离它而去，
虚空第一次陷入震荡，一直到今天
那种震荡仍在吸引，慰藉和帮助我们。

哀歌之二

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可我多么不幸，
我歌咏你们，几乎致人死命的灵魂之鸟，
我熟谙你们。何处寻多比雅的岁月，
那一刻，一位神采奕奕的天使斜倚荆扉，
略略换了行装，不再令人恐惧，
(他新奇地朝外窥视，恍若身边少年的伙伴。)
而今天，倘若危险的天使长从星辰之后
向下跨出一步：我们直冲云天的心
就会击死我们。你们是谁？

你们，早期的杰作，造化的宠儿，
一切创造的巅峰，朝霞映红的山脊，
——正在开放的神性的花蕊，
光的铰链，穿廊，台阶，王座，

本质铸成的空间，欢乐凝结的盾牌，
暴风雨般激奋的情感骚动——顷刻，唯余，
明镜：将自己流逝的美
重新汲回自己的脸庞。

因为当我们感觉时，我们也同时消散；
啊，我们呼出自己，一去不返，
柴火一炉炉相续，我们散发的气息一天天衰竭。
也许有人说：是的，你已溶入我的血液，
这房间和春天因你而充实……有何裨益，
他不能挽留我们，我们消失在他身上和身边。
哦，那些红颜佳丽，又有谁挽留她们？
不绝如缕的容光在她们身上飘逸，如朝露作别小草，
如热气从华宴上蒸腾。哦，微笑，今在何方？
哦，仰望：心灵簇新，温馨，逃逸的波浪——，
我多么悲伤：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溶入宇宙，它可有我们的滋味？
天使果真只收容他们的，从他们流失的本质，

抑或偶尔也收容些微我们的本质，
譬如由于疏忽？我们渗入他们的容貌
不过像一丝暧昧渗入孕妇的面孔？
在他们返归自己的喧嚣中
他们毫无察觉。（他们怎么可能察觉。）

倘若知晓谜底，恋人或可在夜风里
娓娓絮语。因为万物似乎瞒着我们。
看呀，树在；我们栖居的房屋还在。
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万物对我们缄默，仿佛有一种默契，
也许视我们半是耻辱，半是难以言喻的希望。

你们恋人，相互满足的人，我向你们
询问我们。你们相互把住。你们有证据吗？
你们看，我可以让我的双手十指交叉，
或者让我被风蚀的脸庇护于
手掌之中，这会给我一丝感觉。

可是谁敢说因此而**存在**？
而你们，你们在对方的狂喜中增长，
直到他降伏，向你们乞求：
别再——；你们在手掌下
相互愈加丰满，好像葡萄丰收年；
你们有时晕厥，只因对方过于充盈；
我向你们询问我们。我知道，
你们如痴如醉地相互触及，因为爱抚可屏护，
因为你们在温柔乡捂住的那个地方
不会消失；因为你们在手掌下感觉到
纯粹的延续。于是你们几乎以拥抱
相互允诺永恒。可是，当你们经受了
初次见面的畏怯，窗前的期待，
初次相偕漫步，穿过一次花园：
恋人，你们仍是这样吗？当你们相互凑上去，
嘴贴着嘴——甘露兑甘露：
哦，多么难以思议，啜饮者逃离了行动。